

在风情动人的滇南,冬至大如年的说法由来已久。按世代沿袭的民间传统习俗,冬至不止是个节气,还是一个非常隆重的节日。人们不把这个日子称为冬至,而是直白通俗地叫做——过冬。过了这一天,气候温和的滇南,才算正式入冬。民间常说的数九寒冬,就是从过冬这天开始数起。

在我的记忆深处,总是有母亲为过冬而忙碌的身影清晰浮现。那是在我的少年时代,我们一家人生活在滇南山区的一个小镇上。每年冬至前几天,趁着难得的晴好天气,母亲要把家里的所有棉被,全都抱到室外去让太阳暴晒一遍。煦暖的冬阳,会在被子上留下一股好闻的香味,吸饱炙热阳光的被子,也会变得蓬松柔软。太阳落山前,母亲把晒得暖烘烘的棉被收回家,叠好放回床上后,她脸上露出慈爱的笑容,亲切地对我们说,好了好了,太阳晒过的被子夜里捂在身上,可以热乎乎地过冬了。

冬至那天,家家户户要吃一顿汤圆,这是滇南蒙自一直在传续的过冬风俗。

母亲曾经给我说过,过冬的时候,人人都要吃汤圆,不单单是象征着一家子亲人团圆圆满了,还因为冬至那天,白天最短,夜晚最长,夜里又天寒地冻,好在吃了汤圆以后,身子又暖又耐饿,这样不管黑夜有多长,人也不会被冷醒饿醒了。

离冬至还有好多天,母亲就开始为全家过冬那天必不可少的汤圆作准备。她先要把早早预备好的糯米淘洗干净,放在盆里用清水浸泡两三个钟头,然后倒进竹箕沥水。小时候我没见过珍珠,心里莫名地觉得,一粒粒白净饱满的糯米,或许就像是珍珠的样子。沥完水的糯米,再晾上一两个小时,就可以拿到磨坊磨成糯米面了。刚磨出来的糯米面还有点儿潮湿,拿回家一定要趁着天晴晒干,这样才能保存起来等着做汤圆。备好糯米面之后,母亲还要舀三四碗黄豆倒进炒锅,用小火不停地翻炒。随着锅里散发出越来越浓郁的香味,“噼噼啪啪”的脆响渐渐消失后,黄豆终于炒得香喷喷的了。炒好的黄豆晾凉之后,母亲会特意留下半小碗,给我当零食解馋,其他的就全都拿到磨坊磨成细腻的豆

粉,再拿回家来妥善收好了备用。

冬至在期待中如期而至。母亲唤上父亲去了厨房,我也兴奋地跟了进去,想要帮着做点什么,母亲却只是叫我在一旁看着,根本不给我插手的机会。他们生火烧上水,然后母亲舀出雪白的糯米面放在盆里,加入温水揉成光滑的面团;父亲则用菜刀把扁圆状的红糖块刮成细细的糖末,放到大半碗香气扑鼻的黄豆粉里搅拌均匀。一切准备停当,锅里的水正好烧开了,母亲站到灶台前开始做汤圆。母亲做的汤圆,不内裹馅料,因此不称包汤圆而叫做搓汤圆。只见母亲娴熟地用右手拇指、食指、中指从盆里抠取一小坨糯米面,放在左手掌心,用右手掌轻轻搓几下,双手一松,圆溜溜的糯米丸子便滑进锅里翻腾的水花中。

屋外的天色有些阴沉,透着深冬时节的清寒。窄小的厨房里面,热气腾腾,空气里弥漫着温润的糯米香味。锅里的水沸腾着,莹白的汤圆在开水中上下翻滚,这样煮了几分钟,就陆续漂浮起来了。母亲手持一把漏勺,动作麻利地把熟了的汤

圆捞起,倒入装着黄豆粉的大碗里,父亲双手捧起大碗使劲摇晃,那些冒着热气的汤圆很快就裹上了一层黄豆粉。

做好的汤圆一碗碗端上了饭桌,全家人围坐在一起。母亲抹了一把被水蒸气熏湿的额头,笑着说,趁热吃吧,吃得饱饱的,才好过冬。

我大哥正值长身体的年龄,母亲特意往他的碗里多加了几个汤圆。见我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看,大哥就把他碗里的汤圆,拨了两个到我的碗中。一家人有说有笑地吃起来,汤圆香甜软糯,味道好极了。

那碗无馅汤圆,看似十分普通,其实包裹着特别甘美的滋味——饱含父母默默倾注给子女的慈爱,充满浓得化不开的深沉亲情,它带给我的那种腹饱心暖的满足与幸福,自懂事那年就一直珍藏在我心里,至今每当冬至临近我就情不自禁地追忆和回味。

我的感怀,既甜蜜,又忧伤。只因为,那两个用尽一生的爱与温暖,帮我们抵御饥寒侵扰的至爱亲人,去了遥远的远方好多年了。

深秋初冬,银杏堆金。三弟他们几个村民,从俄罗斯远东种地归来。兄弟间,半年未见,异常亲热。迎进屋,听他说域外打工见闻,觉得很新鲜。

今年4月,三弟受雇于至亲,带着几个年轻人前往俄罗斯西伯利亚东部地区开荒垦地。他们从南到北,飞越祖国上空,由内蒙古满洲里出境,经2小时车程,到了俄罗斯后贝加尔边疆区红石市。

那里沃野千里,一望无际,荒无人烟。说“垦荒”,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刀耕火种、伐树刨苑那般费劲,而是机械化作业。翻耕机、播种机、收割机,全是国内进口的大型机械设备。现代化的电子设备,对于有驾驶基础的三弟来说不算难,在老机手的指导下一学就能上机操作。24小时轮耕,人休机不停。突突马达声,昼夜响荒原。

曾作为乡镇公务员的侄儿启阳,辞去公职,在西伯利亚承租了3万亩荒地,栽种油菜与葵花。翻松的泥土,有时会被寒风吹走,农作物能生根发芽吗?面对从未见过的恶劣天气,他们无不惊讶、忧虑。好在寒流很快过去,渐渐春暖花开,抓紧购种抢播。那里常年干旱,少雨多雪,大半年都处在严寒之中,夏季最高气温也不过10多摄氏度。找水浇灌是当务之急。万幸的是,根据三弟有限的地理知识与钻探队的精准定位,不几日就钻出一孔地下水。这在整个远东地区都是少有的奇迹。远东农业开发总公司把这一天当成盛大的节日来庆贺!看着清冽的地下水涌出那一

刻,三弟扑通一声双膝跪下了。要在国内,他会依山寨习俗敬香燃纸钱,十分虔诚地拜谢土地公公的恩赐,但俄罗斯不兴这样。俄罗斯的祭祀风俗是献花种树。他们在泉眼边植了两棵树,称之为“姚家树”,打出泉水的高坡,命名为“姚家坡”,盛水的池子称之为“青龙池”。青龙腾飞,寓意美好。

在他们的精心浇灌与管护下,春苗碧绿,夏禾茁壮,让人喜爱。尤其是从他们不时传回的视频中,见那脸盆般大的向日葵迎着骄阳绽放出张张灿烂的笑脸时,我打心里替他们高兴,真是天道酬勤!并不断祝福他们,风调雨顺,金秋丰收!

三弟被安排去从事生活物资、机具油料等后勤保障工作。去一百多公里外的红石市采购物品,最大的障碍不是人地两疏、面孔陌生、路途遥远,而是语言交流问题。乡里初中毕业、独自赶马车开卡车走南闯北的他,却没有单独一人去过外国人的超市。不懂英文俄语,买多少斤,任凭他怎样用几根手指费力比画,人家都摇头表示不懂。只得请翻译,将阿拉伯数字的俄语读音,译成中文写好。比如“0”读“诺里”“1”读“阿进”“2”读“德瓦”“3”读“特立”。每日早起硬背,比当年读小学背生字表还用功!

俄罗斯的红石市,曾是一个核工业小城市,不过几万人,以科研人员及家属为主,人口稀少,街上清冷。三弟说,那里还不如国内一个乡镇热闹。所见皆老幼,很少见到青壮年。西伯利亚极寒地区出生人口本来就少,加之俄乌冲突影响,青壮年

都上了前线……他对国内国泰民安的幸福生活,也更加怀念。

他说,俄罗斯人很热情。见他的车陷入泥坑,常主动帮忙拖拉,解脱困境,不索分毫。那些上了年岁的老人,见他胸前戴着毛主席像章,手臂戴着国旗标志,纷纷竖起大拇指,脸露笑容,上前与之亲切拥抱:“毛泽东伟大!”“中国了不起!”

俄罗斯人多吃土豆牛羊肉,少食猪肉,不吃动物内脏。猪耳朵、猪脚,折合人民币仅6元1公斤,比国内便宜太多。“便宜得很!”三弟兴奋地说。他们吃得很开心,但蔬菜极贵,一棵大白菜要近20元人民币。

进入秋季,大家日夜抢收农作物。烘干的成品,堆积如山。还有千亩向日葵来不及采收,倒伏在了厚厚的冰雪之下。远东的秋天短暂,经验不足,损失不少。他连连惋惜:“好可惜!”

国内杏叶金黄时,远东已进入了漫长的冬季,积雪过膝,闭农休耕,一年中只干夏秋半年活。

他们住的是蒙古包,靠太阳能解决日常生活用电,烧煤取暖煮饭。离远东农业开发公司总部,也有30公里路程,平素寂寞,条件比较艰苦。但苦累半年,比国内打工一年的收入还高,他们笑得合不拢嘴:“划得来!”

他们是渝东南土家族村寨首次远赴俄罗斯远东打工的村民。三弟说,万万没想到作为世代农家子弟,他这辈子还能远走他乡,出趟国门,开开“洋荤”。这在以前是天方夜谭,想都不敢想的事!说罢,他的眼神格外明亮。

后疫情时代,国际多纷争。俄乌战火未熄,国内各种行业大洗牌,但总有些人能守志而行,沉潜致远。昔日同窗刘雷兄,要为其父亲云孝先生哀辑散佚民间的书画作品编纂成册。又嘱我写文以记其事,但我一直不敢落笔,恐才疏学浅不胜所托。

我自幼就常听闻云孝先生是从靖安乡间走出来的书画乡贤。在二十多年前,我也曾多次去其家里走动。先生为人幽默风趣,擅长书画又喜好玩奇石弄根艺,是少有把文人志趣真正融入柴米生活的雅士。每次去其家中都会因先生私藏的某个物件而琢磨良久。自我离开昭通工作,以后就多年未见,但现在依然觉得云孝先生笑容犹在,清晰可感。

昭通,自古一直都是中原文化传入彩云之南的要塞。自明清以来坊间书画好手层出不穷,其中不乏各种学者名士,只是近几十年来因时代、地理闭塞对外影响受限。云孝先生自然也深受昭通文脉所染,醉心书画,兼爱奇石根艺,并影响了很多子弟。从其早期的素描、速写现在依然可窥其才情,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。水彩画的写生也是画得轻松自如,具有那一代人自然朴素的气质。后期在书法和中国画领域用功较多,用笔用墨同样潇洒自如,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松为题材的作品中,有传统的笔墨,但同样受到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,力图找到自己的风格,不再限于山水中陪衬的窠臼,让其独立于空间呈现。现在回头来看,那方偏隅之地,无疑也是特立独行的表现。可惜天不假年,云孝先生晚年身体欠佳,未能在自己更为纯粹的绘画风格上留下更多的作品,不能不说是遗憾。现在能聚众力,将先生的心血结晶集结编册也算是告慰先生文人志趣。

幸而刘雷兄自幼受家学熏陶,又得学院专业美术教育影响,博览美学典籍,更经生活历练,也更明白艺术追求的此中真味。世世苍苍,山高水长,刘雷兄为追求绘画也是多年来孜孜不倦,也算是云孝先生后继有人。

此之谓:前人流芳,泽被后人。